

本卷主编：张明杰

近代以来海外涉华艺文图志系列丛书

〔日〕关野贞著  
胡纮 手册册译

# 中国 古代 建筑 与 艺术

中國  
藝文  
圖志

 中國畫廊出版社  
CHINA PICTORIAL PRESS



近代以来海外涉华艺文图志系列丛书

本卷主编：张明杰

# 中国 古代 建筑 与 艺术

中国  
艺术  
史  
卷一

【日】关野贞著

胡纛 于姗姗译



中国  
艺术  
史  
卷一  
CHINA PICTORIAL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建筑与艺术 / (日) 关野贞著; 胡稹, 于  
姗姗译. -- 北京: 中国画报出版社, 2017.11  
(近代以来海外涉华艺文图志系列丛书)  
ISBN 978-7-5146-1326-1

I. ①中… II. ①关… ②胡… ③于… III. ①古建筑  
— 建筑史— 中国— 图集 IV. ① TU-09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37143 号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中国古代建筑与艺术

[日] 关野贞 著 胡稹 于姗姗 译

出版人: 于九涛  
项目主持: 于九涛 齐丽华  
本卷主编: 张明杰  
责任编辑: 于九涛  
执行编辑: 张昊媛 宝诺娅 高 思  
设计: 覃一彪  
责任印制: 焦 洋

出版发行: 中国画报出版社  
地 址: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33 号 邮编: 100048  
发 行 部: 010-68469781 010-68414683 (传真)  
总编室兼传真: 010-88417359 版权部: 010-88417359

开 本: 16 开 (787mm × 1092mm)  
印 张: 30.25  
字 数: 658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书 号: ISBN 978-7-5146-1326-1  
定 价: 118.00 元

关野贞(1867—1935)是与伊东忠太齐名的建筑史学者。他在涉华建筑与实地考古方面,也是一位先驱,一生来华十余次。将伊东忠太与关野贞两人的建筑调查与研究对照着看,更富有意义。伊东重视建筑史,尤其是建筑美术与工艺的研究,擅长建筑史宏观建构。而关野则侧重建筑与考古研究,尤其是运用考古学方法,对建筑及其艺术做详实考证,以微观研究见长。可以说,两者各有长短,互为补充。综合来看,则可得到较为客观全面的中国建筑的印象。

关野贞初次来华调查是1906年,此前他主要从事日本及朝鲜的古建筑、古寺社调查或修复。关野与东京大学同事塚本靖以及帝室博物馆平子铎岭三人于1906年9月至翌年初,自北京出发,经郑州至西安,对沿途各地的古迹遗物,尤其是陵墓碑碣、石窟造像等进行了详细考察,从而探明了中日韩三国在建筑及艺术上的部分渊源关系。这也是他多年来一直十分关注的课题。

为弥补初次来华未能于山东境内考察之遗憾,1907年秋,关野贞又专程奔赴齐鲁大地,对建筑遗迹、石刻造像等展开调查,还从嘉祥县和济南府各获得一方汉代画像石,千里迢迢运回日本,成为当时东京大学的珍贵藏

品<sup>[2]</sup>。此次考察后,发表《中国的陵墓》(1908)、《中国山东省汉代坟墓表饰》(1916)、《山东南北朝及隋唐之雕刻》(1916)等论文,为其探讨中国雕刻艺术和陵墓及碑碣变迁夯实了基础。

1913年对中朝边境考察之后,1918年初,关野贞又受文部省派遣,对中国、印度及欧美国建筑及其保存情况进行调查。这次他经朝鲜陆路进入我国东北,一路考察到北京,再由北京至大同、房山、保定、彰德、开封、巩县、洛阳、郑州、太原等地。回到北京后不久,又南下历访济南、青州、青岛等地,从青岛海路抵上海,再由上海至浙江、江苏等地考察。此次在华考察长达7个月,大有收获,其中最得意的当属在太原近郊探访到天龙山石窟遗迹。为众多精美的石窟造像所吸引,他放弃当天离开的原定计划,在天龙山上住了一宿,翌日又接着攀登浏览,并对大多数石窟进行了初步考察和拍摄,事后撰写了考察报告《天龙山石窟》(《国华》,1921)。他的这一所谓“发现”与伊东忠太十余年前找到云冈石窟一样,在学界亦引起不小轰动。也许正缘于此,日本至今仍流行着伊东忠太发现云冈石窟、关野贞发现天龙山石窟之说。其实,这些石窟遗迹并非什么隐秘之所,地方志等文献多有记载,且当地也并非无人知晓,甚至有的石窟之前已有外国

[1] 本丛书的整体总序,请参考张明杰《越境的学术——中国艺文图志总序》(北京大学《国际汉学研究通讯》第十三、十四合辑 2016年12月)

[2] 参见关野贞撰、姚振华译《后汉画像石说》、《考古学零简》(东方文库第七十一种,东方杂志社编,1923年12月),第55—56页。

人曾经踏访过，<sup>[3]</sup>根本不存在发现之说。伊东、关野等人的这类探察活动，之所以被盛传或渲染，与近代日本日趋膨胀的国家主义思潮不无关系。

从规模来看，天龙山石窟虽远不及敦煌、云冈和龙门等大型石窟，但其石刻造像几乎涵盖了佛教造像史上各时代的经典之作，故备受学界关注。继关野贞之后，又有木下杢太郎、木村庄八、田中俊逸、常盘大定等学者，以及美术商山中定次郎等先后来此考察或拍摄。这一艺术宝库本应得到珍惜或妥善保护，然而，自关野贞“发现”之后，仅七八年时间，石窟造像几乎惨遭灭顶之灾，无数佛首被生生凿取，有的整体被盗，其惨状难以言表。导致这一状况的原因多种多样，但与跨国美术商山中商会头目山中定次郎的两次造访以及该商会的大肆搜购转卖行为有直接关系。

关野贞多次来华调查，不仅获得研究上极为重要的感性认识，而且于各地拍摄并制作了大量图片、拓本等，为此后的研究与著述奠定了基础。他与常盘大定合编的《中国佛教史迹》（6册，附评解，1925—1931）以及遗稿《中国碑碣形式之变迁》（1935）等，即实地考察成果之体现。尤其是前者六卷本图集可谓中国佛教建筑与佛教美术调查研究之集大成者，至今仍为学界推崇。

20世纪20年代后期，随着东亚考古学会（1927）和东方文化学院（1929）等涉华重要

调查机构的设立，<sup>[4]</sup>日本学界的对华考察步入频繁化、规模化、综合化阶段。从1930年开始，关野贞又先后六七次来华从事古迹调查或保存工作，地区多集中于东北以及热河，调查对象主要是辽金时期的建筑、陵墓以及热河古迹等。伪满洲国成立后，出于国策需要，日本方面主动协助伪满政府保护热河遗迹。关野贞、竹岛卓一等受日方委托，对热河进行了多次详细考察，后结晶为五卷本《热河》，除其中一卷为解说之外，其余四巨册均是相关图集，收录图

[4] 东方文化学院是由日本官方主导的对华调查研究机构，属于所谓“对华文化事业”之一部分，分别于东京和京都有研究所。其评议员、研究员等主要成员，几乎囊括了当时全日本中国学研究领域的权威或骨干，如池内宏、市村瓚次郎、伊东忠太、关野贞、白鸟库吉、宇野哲人、小柳司气太、常盘大定、鸟居龙藏、泷精一、服部宇之吉、原田淑人、羽田亨、滨田耕作、小川琢治、梅原未治、矢野仁一、狩野直喜、内藤湖南、桑原鹭藏、塚本善隆、江上波夫、竹岛卓一、水野清一、长广敏雄、日比野丈夫，等等，其中也包括东亚考古学会成员。若列举受该组织派遣或委托赴华从事调查研究的人员，仅其名单，一两页恐亦难以列尽。他们的涉华考察及其文献资料为数众多，内容也涉及方方面面。仅东亚考古学会以“东亚考古学丛刊”形式出版的考古发掘报告，就有甲种6巨册（如《魏子窝》《南山里》《营城子》《赤峰红山后》等）、乙种8册（如《上都》《内蒙古、长城地带》等）。东方文化学院东京和京都两研究所，后分别以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和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之名存续下来。

[3] 如早在1910年，美国人C. 弗利尔就曾到过天龙山，并对石窟做过考察。参见 Harry Vanderstappen and Marilyn Rhie, *The sculpture of T'ien Lung Shan: Reconstruction and Dating*, ARTIBUS ASIAE, Vol. XXV II, 1965.

版 300 余张，600 余幅。<sup>[5]</sup>这是日本人最早对热河进行的全面系统考察，其图版资料等为日后热河遗迹的修复保存起到了一定作用。另外，在对东北、华北等地的辽金时期建筑进行多次考察之后，关野贞与竹岛卓一又编辑出版了《辽金时代的建筑及其佛像》。<sup>[6]</sup>直到去世前一个月的 1935 年 6 月，关野贞还曾来华调查辽金建筑。

关野贞在先后十余次实地考察的基础上，撰写并编辑了大量有影响的论著和图录资料集。图集除上述几种之外，还有与常盘大定合著的《中国文化史迹》（12 辑，各辑均附解说，1939—1941）。遗憾的是，这套大型系列图集尚未完成，关野不幸病逝，编辑出版工作只好

由常盘大定继续下去。

关野贞生前有关中国的论考等，后汇编为《中国的建筑与艺术》（1938），由岩波书店出版。可以说，这部书是其在对中国古建筑与美术研究方面所获成果之集大成者，与伊东忠太所著《中国建筑装饰》一起，一直被学界视为中国建筑与艺术研究领域的杰作。<sup>[7]</sup>

本卷主编 张明杰

初稿于 2015 年夏秋之交

小改于 2017 年初

[5] 关野贞、竹岛卓一编《热河》（图版 4 册，座右宝刊行会，1934 年。解说 1 册，1937 年）。

[6] 关野贞、竹岛卓一编《辽金时代的建筑及其佛像》（图集上下两册，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1934—1935 年）。文字篇在关野去世后，由竹岛负责完成，于 1944 年出版。

[7] 关于伊东忠太和关野贞等人的中国建筑调查和研究，中日两国均有不少论著。其中，我国学者徐苏斌教授的研究成果尤为突出，其《日本对中国城市与建筑的研究》（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1999 年）尤值得参考。

# 中国古 代建筑 与艺术

中国艺术史  
中国艺术史

目  
录



主编序 | 1



第一章 | 1

中国艺术史概论



第二章 | 21

中国陵墓



第三章 | 53

中国砖瓦



第四章 | 75

中国六朝以前之墓砖



第五章 | 85

中国碑碣之样式



第六章 | 103

西安文庙与碑林



第七章 | 117

曲阜文庙同文门与济宁  
文庙戟门之碑碣



第八章 | 123

南北朝时代塔与犍陀罗  
塔之关系



第九章 | 129

嵩岳寺十二角十五层砖塔——现存中国最古老之砖塔



第十章 | 133

慈恩寺大雁塔与荐福寺小雁塔之雕刻图纹



第十一章 | 141

蓟县独乐寺——中国现存最古老之木构建筑与最大塑像



第十二章 | 153

辽宁省义县奉国寺大雄宝殿



第十三章 | 165

大同大华严寺



第十四章 | 177

大正觉寺金刚宝塔



第十五章 | 183

乾隆营造之长春园中欧式建筑



第十六章 | 193

热河行宫与喇嘛寺



第十七章 | 203

中国东北地区古建筑与古坟



第十八章 | 219

中国窑洞建筑



第十九章 | 225

与建筑有关之虎



第二十章 | 231

东亚古代建筑所见之兔



第二十一章 | 235

“榑”字



第二十二章 | 239

中国文化遗迹及其保护



第二十三章 | 245

后汉石庙与画像石



第二十四章 | 265

六朝时代画像石



第二十五章 | 271

大仓集古馆收藏之石佛



第二十六章 | 275

云冈石窟之年代及其  
样式之起源



第二十七章 | 283

中国东北义县万佛洞



第二十八章 | 293

天龙山石窟



第二十九章 | 305

北齐魏蛮造菩萨立像



第三十章 | 311

山东省南北朝与隋唐  
时代雕刻



第三十一章 | 329

辽代铜钟



第三十二章 | 335

封泥



第三十三章 | 339

中国玉石工艺品及其他  
工艺品



第三十四章 | 355

中国河南、陕西旅行记



第三十五章 | 365

北部中国古代文化遗迹



第三十六章 | 371

苏浙旅行记



西游杂记上 | 385

中国部分



西游杂记下 | 417

关于印度佛教艺术



附录 | 461

中国内地旅行谈

# 第一章 中国艺术史概论

## 目 录

---

- 一、秦汉时代艺术
  - 二、六朝时代艺术
    - 1. 两晋时代
    - 2. 南北朝与隋代（上）
    - 3. 南北朝与隋代（下）
  - 三、唐代建筑雕刻与工艺品
  - 四、五代与宋的艺术（附 辽与金）
  - 五、元代建筑与雕刻
  - 六、明代建筑雕刻与工艺品
    - 1. 城郭与宫阙
    - 2. 庙祀
    - 3. 佛寺
    - 4. 皇陵
    - 5. 雕刻
    - 6. 工艺品
  - 七、清代建筑
-



## 一、秦汉时代艺术

于兹所谓秦汉时代，盖指始于秦始皇二十六年（前 221）一统天下，经前、后汉而三国时代末期，至西晋武帝建国（265）此一时期。该时代艺术于祖述周代传统样式之同时与西域交流，或多或少接受该文化影响，体现出雄浑壮丽之技艺与精神。

秦始皇以豪迈气概一统海内，设置郡县，并举中央集权之力，大力营造咸阳宫，迁天下富豪十二万户，实施大规模都市计划。更有甚者建阿房宫于渭水之南，收天下兵器铸钟镬，金人各十二立于宫前，又使天下劳役七十二万众筑寿陵于骊山之麓，命将军蒙恬率兵三十万北伐匈奴，修筑万里长城，等等，其计划宏大实旷古今，由此可想见当时建筑之发达。

然秦以二世而亡，汉高祖代之（前 206）<sup>[1]</sup>，建国后奠都长安，大兴未央、长乐二宫。至武帝时更造建章宫，开太液池，修上林苑，凿昆明湖，起井干楼、神明台，立承露盘等，凌驾于宫阙中前二宫之壮丽，汉代艺术于此达至最高潮。

武帝驱逐匈奴，经略西域，越葱岭，通大月氏、安息，讨大宛而降之，东西交通于此大开，西方文化由此输入，予周秦以降传统艺术以相当影响。

前汉末有王莽乱，光武帝复兴汉室（25），迁都洛阳，营造宫阙。其后明帝时班超大力经略西域，与大秦（东罗马）、安息、大月氏等交通大开，佛教始经月氏国（犍陀罗）传入中国，此后佛教艺术与佛教一道渐次浸润中华。

[1] 公元前 206 年刘邦进入关中，秦王子婴出降，秦朝灭亡。刘邦正式称帝是在公元前 202 年。——译注

尤其后汉末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贵族竞相仿之，西域风俗、服饰、乐器由此大举入汉。

汉亡，魏、蜀、吴三国鼎立，其文化承续后汉时代，尤见佛教逐渐繁盛，佛寺、佛塔<sup>[2]</sup>动辄修造，输佛教于中国之月氏国、于阗地区文化，于当时有相当影响。

秦汉时代一如上述，咸阳、长安、洛阳均有规模宏大之宫阙，极尽美轮美奂，超出想象。此于文献虽为自明之事，然于遗物全部消失之今日，其具体已不可详。闻秦秦汉武供奉神仙之道，汉武尤喜神仙楼居，起高耸宫阙，如井干楼，堆材积木，成“井干建筑”<sup>[3]</sup>，高达五十丈；如神明台，上有承露盘，铜仙人，舒掌捧盘，盘盛玉杯，承云表之露，求长生不老，高亦有五十丈，故可想象当时高层建筑如何发达。其他宫阙之上则置铜凤，以金碧彩绘装饰内外；上林苑设离宫七十所，内养百兽；昆明池中，作长三丈石鲸。凡此种种，皆显示宫殿苑囿营建发达异常。

陵墓制度亦大成于秦汉时代，永为后世楷模。其中尤以秦始皇陵规模最大，殉葬品之丰富冠绝古今。前汉武帝坟陇亦大，瘞藏之盛，不容他人追随。后汉之后厚葬之风益盛，一般臣民墓前亦置石室、石阙、石碑、石人、石兽、

[2] 原文为“塔婆”，也称“卒塔婆”，梵文 stūpa 音译。原指为标识死者埋葬处或为供养而立、形似塔状的细长木板或石板，上记梵字、经文、戒名等。引申义为佛塔。以下按“佛塔”译出。下同。——译注

[3] 指不用柱子，而用木材堆积成井字形状、以成屋壁的建筑样式。如今在日本的东大寺、正仓院及唐招提寺藏经楼等均可看到这种建筑样式。——译注

石床等，其表饰愈加富丽堂皇。

宫殿庙祀建筑以木材为主，于今悉数消失，而石造建筑规模虽小，却往往遗存至今。此为立于庙前墓前石室、石阙之属。石室中以孝堂山石室（山东长清）保存最为完整，而武氏祠石室（山东嘉祥）、两城山石室（山东济宁）咸已解体，然雕刻画像之石壁犹多保存。

石阙立于庙前抑或墓前。其遗存中重要者如太室、少室与启母庙三石阙（均在河南登封）当属前者，武氏祠石阙、冯焕石阙（四川渠县）<sup>[1]</sup>、平阳石阙（四川绵阳）、高颐石阙（四川雅安）等属后者。其表面咸刻有诸多画像，以为装饰。

绘画于秦汉时代似显进步异常，然其遗物全然不见。唯有凭依施于庙、墓石阙、石室之画像雕刻可见一斑。据文献，前汉宣帝使人画十一功臣像于麒麟阁，后汉明帝使人画二十八将像于洛阳南宫云台。其他宫阙内壁则有三皇、五帝、忠臣、孝子或神灵怪异之像，绘画之发达超出想象。

雕刻分圆雕、阳刻、阴刻。立于庙、墓前石人、石兽往往遗存至今，作于石阙、石室壁面之画像雕刻遗存亦较丰富。石人有嵩岳庙石人（河南登封）、夔相圃石人（山东曲阜），石兽有置于武氏祠与高颐墓前之石狮，画像石有施于前述孝堂山、武氏祠、两城山石室之石刻件。太室、少室、启母庙、武氏祠、冯焕墓、高颐墓等石阙四面亦镌刻有画像，显示当时雕刻艺术之一端，然除石狮外皆失于简朴古拙。而且此石狮还保有后世不可企及之绝技，由此不难想象当时雕刻艺术异常发达。

工艺品，如文献记载其进步亦超出预想，

[1] 原文称该石阙位于四川歙县，不确，应位于四川渠县北赵家坪。——译注

又据遗物此情状愈见清晰。其遗物种类，于地面者不过碑碣之属而已，而葬于墓中者数量极多，计有金属器、玉器、陶器、漆器、瓦砖、染织、刺绣等。

碑碣始于后汉时代，其形制有圭首、圆首两类。圆首头部刻有所谓“晕”物，“晕”端刻龙，为后世螭首之滥觞。亦有上下两侧刻四神图者。通称“穿”之圆孔由碑胸穿过，下方有长方形石台，即方趺。

金属器承继周代，其种类、意趣、手法别开几多生面。金属器有容器、利器、服饰、车具、马具、镜鉴等，于此无遑一一细说。其质地有铜有铁，动辄错金嵌银，或与宝石镶嵌。其表面又阳刻、阴刻诸种图案作为装饰。意趣流动雄健，技巧乃后世不可企及。

玉器上接周代，数量繁多。玉之产地著名者如陕西蓝田，新疆昆仑，后者即和田地区。玉器种类除圭、璧、琮、璋、琥、璜、珑、玦外尚有印章、带钩、玉豚与饰剑所用之璲、珉、琕，以及壅塞死者七窍之眼玉、琕、瑱、鼻塞等。此外还有诸种佩玉类别。其色泽之温润，技巧之洗练，可想见当时异常发达之态貌。

陶器有本色与施以绿釉或黄釉者。其种类以瓮、壶、甑、杯、盘、案、匙等日常用具最多。作为殉葬品又有陶制阁楼、井栏、园囿，以及人物、狗、猪、鹅、鸡等。此类陶器往往或描或刻雄劲图案。

文献记载漆器在汉代有异常发展。又据近年来于朝鲜发掘之诸多乐浪郡时代漆器，亦可作为明证。毋庸置疑，中国当时古墓中藏有众多精美漆器，然其木材部分早已腐朽，采集困难，故盗墓者仅取走其附属五金件。此类重要遗物于过去几无出土。

屋顶葺瓦始于周代，于秦汉时愈见发达。

然其瓦当仅止于巴瓦<sup>[1]</sup>，唐草瓦<sup>[2]</sup>尚未出现。巴瓦图案以使用文字与蕨类纹样最为常见，但往往亦烧制成日象、月象及双兽、猿、鹿、鸿等动物图案，呈雄浑健雅气象。

砖亦始于周代，于秦汉时制作技巧大为进步。砖可分为中空砖（俗称圻砖）与普通砖两种。中空砖大体用于构筑墓阙、祠堂、墓椁等，其表面用模具制成人物、动植物、建筑物或几何等图案，极为精巧。普通砖比今人使用者稍大，分为方砖与长方砖，皆用于构筑墙壁与陵墓之玄室等。其表面有文字，亦有几何、人物、动植物、钱币等阳刻图案，以便于装饰墙面。其文字与图案有浑朴高雅、引人入胜者。

至于染织刺绣，秦汉时绫罗锦绣至为发达早已见诸文献，而其遗物过去全无发现。然而近年来于朝鲜乐浪郡古坟中动辄出现绢、麻布、绫、罗等物，俄国学者于蒙古库伦以北约112公里、诺彦乌拉山北腹古坟中发现之大量绫罗、锦绣、毛毡等物，其色彩亦较艳丽，据此可窥见汉代染织与刺绣技术已达惊人之程度。

## 二、六朝时代艺术

中国六朝原指定都建康，即今南京之吴、东晋、宋、齐、梁、陈，但从艺术样式论，可视魏、吴、蜀三国鼎立时代为后汉时代之延续，故以两晋、宋、齐、梁、陈、隋为六朝时代。现以此见解概述六朝时代艺术。

统一三国后之西晋定都洛阳，不久五胡十六国之乱又起，晋室迁都建康，斯为东晋。

[1] 屋檐圆瓦。因多施以巴纹，故名。——译注

[2] 屋檐平瓦。因饰板多有唐草图案，如忍冬唐草、葡萄唐草等图案，故名。——译注

北方匈奴、羯、鲜卑、鼎<sup>[3]</sup>、羌先后入主中国，建立王朝，兴亡盛衰轮替，终有南北两朝。南朝宋、齐、梁、陈相续，北朝先有北魏，后分东西魏，北齐、北周相继，终由隋文帝统一南北。此六朝时代大体可分为两晋时代与南北朝、隋代二期。

### 1. 两晋时代

两晋时代在继承始于周汉时期汉民族固有传统文化之同时，或多或少接受波斯萨珊王朝<sup>[4]</sup>之艺术影响，亦吸收与佛教一道进入中国之犍陀罗艺术形式，并使之中国化。此外于两晋末期，虽不甚明显，然亦多少受到印度笈多王朝<sup>[5]</sup>艺术形式之影响。有晋一代，异族交替入主中国，建立王朝，兴亡隆替，旦夕不保，军阀势力极度盛行，文化事业逡巡不前，然唯佛教得以逐渐扩张势力，受到上自皇帝，下至庶民之尊敬与信任。由印度、西域来中国传经、译经之沙门颇多，想来犍陀罗佛教艺术必给过去传统艺术形式带来颇大变化。唯惜于当时遗物几不可见，故无法充分了解事实真相，可谓两晋时代乃遗物方面之黑暗时代。此前之汉代，

[3] 原文如此，何族不详。——译注

[4] 萨珊王朝（Sasanid Empire, 226—650），古代伊朗王朝，又译为萨桑王朝，系古代波斯最后一个王朝，因其创建者阿尔达希尔的祖父萨珊而得名。——译注

[5] 笈多王朝（Gupta），中世纪陀罗笈多一世（正勤日王）统一印度后所创建的第一个封建王朝（约320—540），疆域包括印度北部、中部及西部部分地区，首都为华氏城（今巴特那）。笈多王朝是中世纪印度的黄金时代。——译注

无论建筑、绘画、雕刻，抑或工艺品皆有较多遗存。此后之南北朝，于建筑雕刻与工艺品方面亦有丰富之资料遗存，然介于此间之两晋时代遗物却寥若晨星。然而证之于文献，亦可知当时艺术相当发达，为此后南北朝艺术形式奠定基础。例如，石赵之石季龙，于邺城凤阳门上再造观楼，吊以涂金铜凤；于建春门石阶柱上，浮雕云气蟠螭，技艺精练；于太极殿前建楼，屋柱皆成龙凤百兽形状，雕镂众宝为饰。又如，恒温墓前立石兽石马，碑面刻当时车马衣冠，制作精妙，皆可见一斑。然该时建筑物一处未存，无法具体穷尽真相。

绘画继承于三国时代，发达异常。西晋卫协擅长道释人物画，人称“画圣”。东晋王廙尤为著名。尤其顾恺之于人物画居晋朝第一。谢安甚至为世人激赏为“苍生以来未之有也”，其遗作世界闻名者乃大英博物馆藏《女史箴图》<sup>[1]</sup>。现存《女史箴图》坊间视为隋唐间摹作，然亦精确表达出其神来之笔。波士顿美术馆藏《洛神赋图》亦疑为谢安作品。<sup>[2]</sup>此亦乃后世摹写，然犹遗六朝时代风格。此外，戴逵及其子戴勃亦挥动巨腕于人物、山水、动植物等画中，尤其戴逵于雕刻一途显示出其崭新之鬼斧神工。

至于雕刻，因佛教兴隆，通过西域传来之犍陀罗艺术佛像势必给予当时雕刻界以相当影响。然于交通困难之际似乎其量未必多，大作亦少，多止于小品，故此影响并不深刻，反倒是借由当时中国艺术家之努力，使其传统雕刻获得发展。换言之，犍陀罗艺术形式未及风靡中国雕刻界即被中国化。及至东晋末期戴逵出现，以其创新天赋刻意求精，变既往古朴形式

为精妙无比、划时代之大作，人称“振古未曾有”。其后不久法显巡游五天竺归来，带回经像。法显巡游之际正值印度笈多王朝全盛时期，其带回之精妙笈多样式雕刻势必给予当时雕刻界以相当冲击。

前秦建元二年（366），沙门乐傅于甘肃省敦煌鸣沙山断崖始开石窟，雕造佛像。此乃模仿印度阿旃陀与阿富汗巴米扬石窟，为中国石窟之嚆矢。其是否存今不得而知，然以此为契机引发南北朝时代石窟大规模之开凿确为事实。

该时期雕刻存世极少，余所知仅柴田极人<sup>[3]</sup>所藏“祁弥明画像石”<sup>[4]</sup>与大仓集古馆<sup>[5]</sup>新收藏之“木造普贤菩萨像”两件。该时期工艺品遗存亦甚少。石碑于后汉时代大肆制作，而自两晋时代起因薄葬禁止建碑，墓前罕有立碑，故其遗品亦少，往往墓中仅有砖瓦之属与铜镜出土。砖瓦与镜仅述汉代样式，未及别开生面。

## 2. 南北朝与隋代（上）

五胡十六国之乱与东晋灭亡相始终，形成

[3] 经查日本所有大型百科全书和日本网络的“词汇银行”皆未见收有此人事迹，疑为明治时代普通日本人。——译注

[4] 发现于山东省嘉祥县武梁祠（元嘉元年，151年），作者乃东汉雕刻家卫改，1786年由清代研究古代铭刻的著名学者黄易发掘，明治时期流落至日本。——译注

[5] 大仓集古馆，位于东京都港区赤坂的美术馆，于1917年（大正六）由明治、大正时期实业家和军部御用商人大仓喜八郎（1837—1928）设立，藏品以东洋艺术品为主，藏有中国“木造普贤菩萨像”等。——译注

[1] 原文有误。《女史箴图》乃顾恺之所画。

[2] 《洛神赋图》为顾恺之作品，被称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

南北朝对立。南朝宋、齐、梁、陈相续，北朝由北魏而东西魏、北齐、北周，终为隋所统一。此南北朝时代文化，一方面系两晋时代之继续，一方面接受波斯萨珊王朝文化，进一步又引进健陀罗文化系统中略带地域色彩之西域艺术，再吸收笈多王朝艺术形式，最终促进传统之发展，所谓南北朝艺术形式由此而大成，并传之于隋，又通过朝鲜，给予日本影响，形成飞鸟时代<sup>[1]</sup>艺术。

斯时南北两朝笃信佛教，建造伽蓝，开凿石窟，盛况空前。又共得小康<sup>[2]</sup>，文化事业异常发达。

据文献记载，建筑物于南北两朝皆有巨大进步。北魏皇兴元年，献文帝于其都城恒安北台（今大同）修造永宁寺七级浮屠，高三百余尺，其规模之宏大世称天下第一。又造天宫寺三级浮屠，高十丈，坚固精巧，为京畿之大观。此后北魏迁都洛阳，建造诸多伽蓝，其中永宁寺九级木浮屠，为熙平元年（516）灵太后胡氏所立，高九十丈，宝刹高十丈，人称其宏丽建造穷极世工，冠于世界。南朝伽蓝宏大亦不相让，因此建筑物异常发达。然而当时建筑物于今仅存河南登封嵩岳寺十二角十五层砖塔与山东历城神通寺四门塔。除石阙类，前者作为

[1] 指以奈良盆地南部飞鸟地区为首都的推古王朝前后时代。原为日本美术史时代区分，包括以推古王朝为中心，自佛教东传至迁都奈良这一广泛时期。现据日本政治史与文化史区分，一般认为时间在6世纪末至7世纪前半期。也称推古时代。——译注

[2] 原文为“少康”。疑著者将日文“小康”与“少康”相混。“少康”指中国佛教净土宗七高僧之一。而“小康”指时局、疾病等获得稳定状态。此处取“小康”意。下同。——译注

砖构建筑乃中国现存最古老建筑。

斯时陵墓制度大为完备。如文献记载，北魏诸陵雕饰壮丽，然其遗迹今不可寻。而南朝各代陵墓，石柱、石碑、石狮等石像犹存，仿佛当年景观。

斯时于艺术史上最应大书特书者乃石窟之开凿。北凉沮渠蒙逊<sup>[3]</sup>（在位时间：401—433）于敦煌鸣沙山以东三危山开凿石窟。此乃继前秦鸣沙山石窟之后中国之第二处石窟。北魏文成帝于其都城平城附近云冈开五大石窟，献文帝、孝文帝相继又于该处开凿石窟无数，呈现古今无比之奇观。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于洛阳附近龙门断崖开凿石窟无数，又于河南巩县石窟寺开凿数处石窟。此外还于山东历城黄石崖、龙洞开凿许多佛龛。北魏时代营建之石窟呈现出古今未有之大观。南朝佛事繁荣绝不在北朝之下，然或因缺乏适合开凿石窟之石山，开凿数量与北魏相比寥寥无几。即令如此，南齐、梁两朝亦皆于其都城建康附近栖霞山断崖开凿数十石窟，其中多刻佛像。幸有此类石窟遗存，故可充分了解南北朝时代雕刻真相。不仅如此，而且又因多次发现圆雕石佛与小铜佛，故其雕刻样式之轮廓得以进一步清晰。唯惜其资料北朝丰富，南朝贫乏。南朝制作雕像固然较少，然多少犹有遗存，在样式上与北朝无大

[3] 沮渠蒙逊（366—433），临松卢水（今甘肃张掖）人，匈奴族，十六国时期北凉的建立者，公元401—433年在位。其祖先为匈奴左沮渠（官名），后来便以沮渠为姓。沮渠蒙逊虽为北方蛮族，却博览史书，颇晓天文。史书赞其“才智出众有雄才大略，滑稽善于权变”。天玺三年（401）建立北凉。义和三年（433）沮渠蒙逊去世，时年六十六岁，葬于元陵，庙号太祖，谥号武宣王。